鍾伯敬先生小品序

聞嘗讀先生所評史記史懷詩歸諸書就人不經意處偶一拈美便于古人以心于後學以眼賢奸之面

H. H. N. U. CHINESE LIBRARY

目倏易草野之謠頌皆靈
作者所爲千錘百鍊剔腎
刿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于
當時而不得者皆有以鑒
其苦僧繇之龍一點睛乃

得飛動耳至其爲文類曰
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
則其鍾鍊刳剔推敲皆備
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
鍜局若九嶷三湘之瀠洄

曲折妙有天造地設之奇
若干運筆若湘水巫雲之
飄忽飛流極有輕揚靈活
之致若干脩詞若烏林夢
澤之烟縈風織曲具菁葱

紋縠之觀寧簡無繁寧新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痴工苦之後還于自然故出爲品題則眞品題出爲經濟則眞經濟巧與法并無

如先生蓋巧于評人寧拙于自課哉嘗合全集與逸稿精選之是皆選作之餘所汰無幾第首出其小品附衆名家之中鳳毛麟角

殊堪刮目也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于翠娛閣中

雲龍

雨侯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燈花賦
○○○秦淮燈船賦
○○○鵲巢賦

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詩歸序

○○○章晦叔詩叙

○○○簡遠堂近詩敘

○○○間山亭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劉生制義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慳以八月十五同諸詞人集愈園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脊虛詩冊序
○○○仲第婦王氏五十序
引
○○○放言小引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記
○○○浣花溪記
○○○修覺山記

鍾伯敬集

傳

○○○白雲先生傳

○○○張母小傳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城濮之戰
○○○董安于
○○○燕太子丹
○○○漢高帝
○○○留侯
○○○卜式

書

○○○與林少嚴座主
○○○與高孩之觀察

尺牘

○○○與張太學
○○○與譚素臣兄弟
○○○與譚友夏
○○○又
○○○又

○○○與徐惟得憲長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與陳省公
○○○與弟㭉
○○○與郭篤卿
銘
○○○斷香銘
○○○扇篋銘
賛

○○○王永啓像贊
○○○沈全吾大參像贊
○○○鄒公履像贊
○○○自題小像
○○○又
○○○崔徵仲像贊
○○○畫靈壁石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李宗文像贊

疏

○○○圓通菴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祭文

○○○祭同年彭用化文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参政二府君文
○○○堂祭亡弟叔静文

題跋

○○○題潘景升慕刻吳越雜志冊子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自題詩後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卷一

竟陵鍾　惺伯敬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釋

宣城梅　美子和叅定

○○○燈花賦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蕚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佳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爲盎兮瀉蘭膏而作渠餘寸藁之柔心兮儼碧

錫名頗新

何等彫鏤

巧緻宋諸

鳥殘燈酷

似

筒之挺夫紅芙于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
簇巨輪囷以象華苹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
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蘂珠之流曜兮或結
縈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霄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
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懇警倏而落英背檽隙之
商颸兮慮乍定而忽驚俄覞甦而哉生兮終然華
爗爗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搴芳兮斆遊蜂
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
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裔雲之承夫桂輪兮

類明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藹而結孤秀兮宛翠毦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燃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餐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臺以擭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兮曰有遠期寤言道兮

搖搖美焰飛奇采的的舒紅吐異光

寫物着則痴離則遠似此可云奇肖

岩崇多情

跋語已盡
秦淮之槩

○○○秦淮燈船賦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昇纚聯舟令其啣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雁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覿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内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

語奇

驚濤怒湍

達觀

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鶴鵝之作陳兮羗左右上下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內兮樓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憫悅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廻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瀾壓兮照幽洑兮潛怪怛兮晦明逵兮作津筏兮彼楚鬼兮宛滯豁兮

燈船金陵一奇也此賦摹索亦無語不奇觀者

領之。觀者不能言之。讀此覺笙歌燈燭交呈于
耳目。

小題大做

○○○鵲巢賦 有引

繫舟西凉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上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詆之蟲豈並育之意惻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刋

奇想天來

烈情有情

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巳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爲命兮羞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卞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碎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慕客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垂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嘻導善氣嘻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

發大慈悲

充類循本靈惷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
和探轂折枝
向有燕巢賦巳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
出一意爭伯一方

閱者可以無憾

〇〇〇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于妖孽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寛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右左宦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

借古寫意 則古皆我

述難于作

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餖飣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即倖之一

而攖之時義未易言也

侯鯖固佳味不出易牙亦骨董羹而已人可易

言采緝哉作述之苦言之最快

轉筆決快

眞師生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葢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鷙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

力重而不歟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敘致不唯可傳何思詩文于不朽并傳其人于不朽

拈出字意

選不可不慎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耳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亾幾併古詩之名而亾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

錢仲荀集

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高
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
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
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
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
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
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
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
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illegible]傑猶可俚且奈何

可破世夢

平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悽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

去其所不當往即已得所歸

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去膚以眞矯狹空遠易熟就生當是詩訣

刻正所以爲晦叔

天使益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子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叚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志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子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超然脫塵溘。

原不因人重

深于談詩

奇創

簡遠堂近詩敘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敘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

嘗笑衡玠以生徇應酬讀此雅與素心合可落岐途之淚

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目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矜借而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覆雨翻雲何險也諭人情只合閉門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謏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巳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强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决友夏

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才名招忌避就皆難而其皆難也不如避

物情世故揣度畢至將人何處生活想亦寫其不平之鳴

是何手眼一彩观場矮人

只此于鱗亦何必惡亦何必不惡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

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緼藉頓挫沉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亏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

鱗以解六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窮則必變自是看詩定法無故不新安知今日不自于鱗窠臼中出囿知步趨排擊俱忘歸一

箇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粲乎

然雅不在是

詩亦是緣簿

一路離奇夭矯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淸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撡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

相賞正在此

善于藏拙

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庚林子丘茂之要余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韵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肩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于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菩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奕奕有清氣竹聲梅韵拂拂撩人。

○○○劉生制義敘

予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于予者然予于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旣以文請于予則其譽之也必悅卽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而不願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

之道利用譽而不利于規然使其文眞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予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啓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乃伯宗之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不可得使予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于違心之悔伯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予之私禱穆卜于四方士而日日以幾者也

文有線索照應非一生吞活剝之流

痛癢自知
善價自定
豈因榮辱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過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竊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

胸中有壘塊者

喜者正不佞所歎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神候兩字在我者也升沉之候予奪之神在天與人豈可釋其自信從遇爲欣戚哉非解人不能爲此語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夜詞

諸詞人集俞園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主歌童舞豈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秉與何妨以賓王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聰焉與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

三五豈作尋常履簪雜遝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風流瀟散何減太白詩序

嚴於自信

○○○題茂之所書劉眘虛詩册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究其所存不過一帙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于裁必審于作愼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畏杜審言之少而眘虛止十四首其嚴冷之意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繭八紙將索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紙不浮於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讀此令人不敢云多多益善。

傍論

鈎深剔隱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殀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靈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倚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

豈止關於一身而巳哉予家世𠂤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子兄弟五人長郎惺次愫次恮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愫尤甚年僅二十歲婦郎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恮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予姑夫王中丞姪中丞處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縣貴猶掇之耳郎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相莊作尋常百姓夫婦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

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齎志以没爲弟之親者曰兒巳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巳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巳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卽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癖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

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友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婣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啟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惺雖不忍没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皃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

變齒出其貞心

節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冰蘖荼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帷帳之感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蘖荼蓼燈窓帷帳之日哉予因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有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矩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

有憐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陡起高論。下曲寫其不得已之心。亦其無所勉
强之心。未以王侍御比勘覺貞臣貞婦。並立千
古。

若使橫議亦何足取扳剔極矣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眞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卽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刃時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

知是亦不嫌放矣

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致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好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是放言絕似註脚汪洋自恣亦非放之真義

議論

纍纍而下峻坂走石

存羊之意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圮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圮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圮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

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巋然
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攖其所
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陛楯森如過其
堂下莫之敢狃予宜斯義告戶退轉者俾堅其守命
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
吉爲鶴慕
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荷終斯
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刻名其陰里人
某某

以一閣而存一寺如是功德能不動心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鈎。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瀠廻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地以人重

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

景象可想

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為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覩浣花谿題牓。過橋一小洲。橫斜挿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為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為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奥。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囂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

楚人鍾惺記。

聲色清泠幽悄。似與浣花谿爭勝。

脩覺山記

辛亥十月亍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悟不知漏江者為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椋掬出沒晴嵐雲浪外者異焉問之則脩覺山子美遊脩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月色遲客愁全

形絕圖畫可以心會

俯是高視之景

為滅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脩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即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衮山石之複者為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遊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為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項可四五之一行往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脩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寺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亙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駿爽𠾖數折即脩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毀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二字各專一石飛翥沉着且甚完好㝷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頫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

恍恍惚惚最是山行光景

知渦亦旋

一者第可指脩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稉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巳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脩覺去江趨遠從脩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即令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違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脩覺寺道者則令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

是一幅徵仲山水描畫極細而雅

便寫出一箇畸人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輙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嵋焉所傭僧輙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

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

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輙袖餅餌食之輙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覔棺衣舁之中野古虔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寺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昴壯夫時尤嗜五言苐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郎誦讀右丞得杜工部郎誦讀工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舍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

孤芳自芳而已

將詩之故與柳命爲之也

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未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況老賤聯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

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茶脩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流離之杜甫力隱之尭樵不有表章不與六朝烟草俱湮乎吁亦何益矣

與雅古居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參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參宦遊四方于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參爲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參與其配相繼没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鑰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

世祿法程

爲學妙極

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值簪
紱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于奢孺人入門思有以
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者欲
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
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椎布而前數見不
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奢者慙服改心
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閒任必取
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
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

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楮籍心之所識精于
握算擴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然
亦不純用撻法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
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
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
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爲焚脩好施予自其天性至
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訌內怵終亦不
能顧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沉靜然一啓口足
爲家誡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閒三十年如

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宅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匯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于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旣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壽今爲

吳中佳士云

每敘一事來輒作數句以結聚之極名貴精妙

節節進之意原無窮

太史公亦應心服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眞非戲藴語盡於授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頗殊機鋒相逗業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强忍相從初尚愕然欲毆夫乃以市中年少之腹而窺圯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感云爾

千古知心

其全轂之神

較先軫諸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

人之弄畫此更奇

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

搜孤有力

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用人不用于人即此是爲勝籌。

尊養亂者罪重于失律輿尸者辜薄于掣肘

一疏之中多少悲憤。

[illegible]

世無孟談將安于一段深心託之烏有矣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竹頭木屑之備猶似未筭

正是時弊

寓矢于簷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内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

官舍如郵即欲儲備安從得之蓋有見爲言矣

千古知己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丨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丨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丨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巳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刦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刦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令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巳消亡矣。語荊

諸晉至此毛求勝點湯矣

田先生驗相送今凜凜

的是燕太子心

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刼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刼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刼

忠孝俠烈至此頓開生面

似懸秦鏡以燭其心

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没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就他無意中語言作我印證便死語皆活癡心亦靈

小勝不足矜小敗不足怯

置所必爭以疲其力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

湯武征誅
一局棋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爲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分燭當時勝負瞭然黑白子之分明

論古者須設身處其地如其人高帝良平何信尚得其一職我則合揣之全任之得其情勢如此處天下事何難哉

歷書許多徵驗

誰人知得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橫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為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

誠然

眼勝史遷一籌

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沐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有腦如日纖微畢照

奇而能持久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為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寃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為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子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

工于奇

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轂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狙以待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以狡于牟利者轉而狡取于祿與名其奇亦其狡也

看破

○○與林少嚴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靑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頹人興徃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靑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

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忝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悝者而悝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悝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勸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詠史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

如此消大术恐

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閒
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
惺官祿未衰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宦
辭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
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為何如試與元復質之
轉展伸出自己主意眞獨行其道者

得失自知
絕無囘護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

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
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
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
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
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
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
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
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
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卽自謂無痕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疵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說着才人痛癢

語有鋒鋩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審弟所刻骨不能服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即作者亦不自知弟住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贊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其名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卻不可如此也

立言極微渺。

一片機鋒
無窮悲憤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捲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不隹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覘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

人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周身周衣計也

憤激中具奇幻

深心文字者

妙原在不盡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而厚望之

讀此識所以爲友即識伯敬之文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險哉人心危矣十上

尺瀾百折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靈巧○可杜妄語見舌端

入貧出入嘗客

宛轉寫出無限悽其

〇〇〇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衣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未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在德薄甚罪甚

尺幅中多少轉折熱挑冷撥極是動人

錢仲衡集

二

爲嫉者解嘲

甚妙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踈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其斷其進趨之路始擇此微罪罪其而又不甘處巳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着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

此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其以一官徇此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亦抑亦揚其排調何啻髯蘇

此言得心在晚不虛其見方爲相見不爾止交臂之失

○コ○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可爲貌交徒慕者針砭。

〇〇與弟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出[illegible]瘉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友也其[illegible]勿纖刃處勿離清處勿薄可惜此種才情骨韵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時此物終是路遠哱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

作詩祕訣

眞好安樂窩

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昔顛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淡遠可想超然胸次。

○○○與郭篤卿

往將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卷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

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笑

毎讀　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興一峯方轉一峯又出令人不暇應接而尺牘猶甚

尺幅墨浪中樂天知命大學問在古人不苟於文固如是哉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子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郎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

絶妙詩評詩評中未易得此

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曉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罥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咽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

情深語
一折如九
疑在望曲
曲生悲

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曀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敘處處處釀悲銘言言言惹恨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日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是扇銘

波瀾百折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沈全吾大參像贊

文亦具湘雲之潤芬藻之繡

無限頓折

神蒼蒼如木在霜煌日潤之不輟其芳骨磊磊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憔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自題小像

轉丸脫兎饒此機鋒

清言已要想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宦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嘻笑具文章

○○崔徵仲像贊

予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還

繪爲奇絕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省形厥音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言外有餘想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益惺之去公近者目也

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覩其貌則癯閒宗文之風者以爲洮洮、洮清便覩其人則瘉人之精神偶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illegible]鼓舞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村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蒞、冀信者之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

恍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姸雅中巧于誘掖

楞嚴註疏不如是晰也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日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

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繫鈴脫鈴。妙有禪解

悲壯

楊經略亦有以籍口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褱華何煩代彼典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廼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為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為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

數言說盡收云之實

養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寃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怨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與津梁之普度

一片忠憤之氣盡于言中亦不盡于言中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紬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

疎闇惰都是討便宜處

故自知予剛腸悁性高視闊步。知予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齒舌存之戒余恒私爲予篤憂之而公爲予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予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予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予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予以我爲予西門之韋而余性疎予能啓余性闇予能察余性惰予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予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涉世良法

兩奈何淒楚

子爲吾安于之法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爲規戒子忍以居厚怨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巳而移書友人轉屬子簪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奢死輿戶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

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請無以
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
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
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
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
化為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

字字肺腸言言肝膈泉下也應心慰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項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

旦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情者讀之一片鬼話、多情者讀之、一片深心、

悲涼

[illegible]實深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稟鄉有評即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追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遺膝兒孫别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喜時短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搶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没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

中無幾在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嗷嗷峽猿之聲

見解絕

直見死樂
不知死悲

○○○堂祭二下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妻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寸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

凄斷

傷心慘膽

何可言三

之善惡榮衰之際子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籙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骫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佳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體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揖乎羣仙嗚呼何

可言哉尚饗

蜉蝣世路亦哭亦慰

[illegible][illegible]奇集 [illegible]

犄無旋乎

快而趣

轉筆勢如遊龍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若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浚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蹣也友人潘景升著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

殊略

精博恭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巳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令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疎宕靈轉一珠九曲

傳不盡傳令人可思

○○○題曾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曾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

如此方是選手

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楓落吳江冷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制之法

奇快　我用我法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為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予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予語決不能用予語予持予語歸為予用吾異日且用予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

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鸞翔鳳翥。迴旋多姿